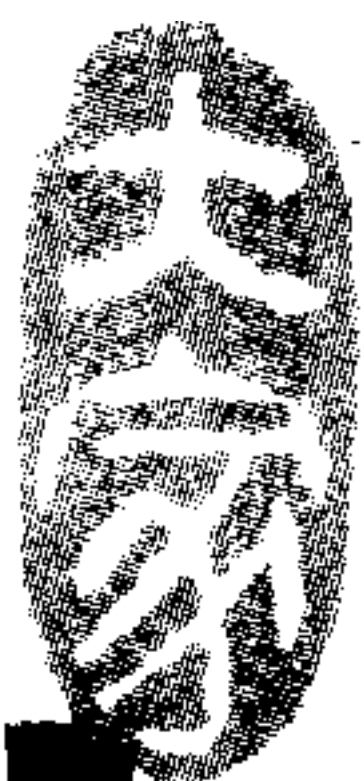


西游记漫话

林庚 著

北京出版社



小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游记漫话 / 林庚著 .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 2003
(大家小书 · 第3辑)
ISBN 7-200-05052-0

. 西 林 西游记—文学研究
.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0033号

· 大家小书 ·

西游记漫话

X I Y O U J I M A N H U A

林 庚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区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32开本 5.75印张 103千字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 S B N 7 - 2 0 0 - 0 5 0 5 2 - 0

I · 799 定价：10.00元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

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不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西游记漫话》序

吴小如

我从林静希师（林庚先生字静希）受业，始于1948年我在北大中文系读四年级的时候。当时先生是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受北大之聘进城兼课，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我选了这门课，随班听讲。但我同先生的师生情谊并不限于课堂上旅进旅退听课的关系。远在1941年，我高中毕业后随即升入天津工商学院读商科会计财政系。经同班同学杨畏之君介绍，得以拜识静希师的尊人林宰平老先生。那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沦陷的黑暗时期。宰老因避寇患，隐居天津英租界，寓所与我的住处一街相隔，趋谒甚便。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从宰老学作旧体诗、学写章草，并饫闻老一辈学人逸闻往事，获益极大。蒙宰老不弃，许我为忘年交，实际上老先生是我太老师一辈人。抗战胜利，宰老迁居北平。未几静希师北返，我第一次见到静希师，就是在宰老的府上相遇的。静希师和宰老一样，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初相识便以他的巨著《中国文学史》（厦门大学出版）惠赐。从彼时至今，我追随静希师已逾五十五年。他不但授业解

惑，教给我学问知识，而且多次从工作上提携指导我，甚至在生活上也不时给以周济帮助。先生不但教书，而且育人，对我的为人处世也屡加训诲，医我褊躁习气。到目前为止，我已成为静希师门下年龄最老的学生了。

《西游记漫话》是静希师晚年的一部精心力作，早在十几年前即已问世，备受读者喜爱和关注。旧版并无序言，静希师本人也只写了一篇“后记”。这次北京出版社重印，为求体例统一，一定要增加一篇所谓的“序言”，而且对写序人提出要求：既要与作者本人情谊深厚密迩，又要对书的内容多少有点发言权。于是出版社和编委们乃想到了我。作为门人，为老师的著作写序，我开始是有些顾虑的。但一再婉谢，终于推脱不掉，实感进退维谷。最后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原想面谒静希师请示此序如何写法，但先生已是九十有三高龄，不便为此琐事前往烦扰，只能勉为其难，请先生恕其僭越之罪了。

这部论《西游记》的专著篇幅并不大，但学术上多年来存在的棘手问题，在书中都顺理成章地势如破竹一般被静希师做出合情合理的阐释，从而得到圆满解决。人们大抵记得，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张天翼先生写过一篇有关《西游记》的论文，认为书中前七回描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是现实社会中若干次农民起义（即阶级斗争）在神魔小说中的折射反

映。自此文一出，孙悟空便成为农民起义中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但问题亦随之纷至沓来。第一，自孙悟空由五行山下被放出来，并受到紧箍咒的箝制，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是否也像后半部《水浒》中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的“受招安”？第二，如果真的是“受招安”，那么孙悟空的性格和形象为什么一直备受作者的称誉和读者的青睐？其艺术效果与美学价值何以明显地不同于那位对朝廷俯首帖耳甘愿就死的宋江，甚至读者对这两个人物形象有着爱憎悬殊的印象？第三，“闹天宫”的故事与后面篇幅汗漫的取经历程竟被这样的阐述而分割开来，断成两截，如何使之在一部宏伟的古典名著中得到前后没有龃龉的统一？第四，西天的如来佛和南海的观世音菩萨，与“八十一难”中的妖魔群体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五，如果“闹天宫”故事不是现实社会中农民起义阶级斗争的反映，那么孙悟空的形象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现实社会中，究竟以何种事物为依据？第六，在上述几个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回答之前，最后必将导致人们提出这样的疑问：《西游记》作为一部古典小说巨著，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其思想水平和艺术成就究竟还有没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西游记》参加“争鸣”、“齐放”者尽管大有人在，但把上述这一系列要害问题都做出无可置疑而滴水不漏的无遗憾的结论，却只有静希先生的这一

家之言。我这样说，也许读者会认为这是弟子对老师“阿其所好”的谀词，那我就先请读者仔细绎读《漫话》全书而不要以我的浅见为准，我相信是非曲直是会自有公论的。

我不想在这篇短文中逐一重复叙述《漫话》的每一论点，却想借此机会谈谈我粗浅的读后感。首先，我十分钦佩静希师在学术上执著追求真理的过人胆识。书中第一篇论文乃是1956年发表的，先生对“闹天宫”反映农民起义说已明确提出自己的怀疑了。这在当时多少带有“顶风”谈学问的嫌疑。在“反胡适”、“反胡风”等等把文化学术问题与“革命”、“反革命”这样的政治问题挂钩的大背景下，即使是谈《西游记》与农民起义的关系，也是需要一定程度无私无畏的勇敢的。其次，在静希师一生的教学生涯和学术著作中，他留给人们的印象乃是一位研究古典诗歌的专家，是屈原、李白的知音，是从天才诗人的独特视角来看待中国古典文学（主要是诗歌）发展轨迹的一位学者。其实，真正的学术先驱者本应是不拘一格、不受学术畦畛局限的通人，在他独擅胜场的诗歌领域之外，对其他文学品种（如小说、戏曲）也同样是具有犀利的眼光和非凡的卓识的。这部《西游记漫话》便是极其生动并具有说服力的铁证。复次，有些人认为，静希师做学问主要体现在他所具有的“职业敏感”（这是先生本人常说的话）和精辟的独到见解

上。其实，先生的考证功夫同样精湛，他的每一独到见解都是建立在充分而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部《漫话》中，不仅先生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凭材料说话，而且还运用了在目前还算是比较时髦的研究方法，即比较文学方法，来证成他坚如磐石的结论的。这就在治学方法上给读者以一种崭新而又平易近人的启示。换言之，在静希师的学术著作中，是丝毫看不到目前习见的某些荒诞不经并专爱以故作惊骇怪之论来耸人听闻的欺世盗名者的市侩习气的。我以为，这才是教育后来人做学问的津梁，是真正昭示青年人治学做人的学术典范。只就这一点而言，便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认真反省。这是我反复研读先生这部《漫话》之后的重要收获。

2003年11月即癸未立冬日写讫于京郊。

目 录

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	(1)
《西游记》漫话	(15)
从菩提祖师谈起	(15)
天上人间	(19)
江湖风波	(44)
取经记与闹天宫	(75)
喜剧角色	(95)
动物王国	(127)
童心说	(136)
童话的天真世界	(144)
结语	(165)
后记	(170)

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

《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中心，曾被肯定为是反映农民起义的，这肯定给全书前七回之后的九十三回带来了纷纭无定的解释，把一部完整的作品弄得一刀两断地割裂开来尽管如此，前七回的论断是不容怀疑的，具有总结性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没有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规模巨大，以至使得封建统治者不能维持或者几乎不能维持的农民起义战争，孙猴子大闹天宫这样的情节是不可能虚构出来的。”总之，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的产生，如果不是建立在历代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的基础上，或者说其中心不是反映农民起义，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为什么“不可能”呢？却从来缺少分析和解释，这就使得这个结论虽然说得十拿九稳，却并没有多少把握。现在我们先就大闹天宫的情节做一点初步的分析。

一 关于大闹天宫情节的分析

首先通过孙悟空的性格、形象究竟反映了什么样

的思想意识呢？这分析一开始对于说明反映农民起义就是不利的。孙悟空的性格与封建社会里的农民有着显著的差异。农民热爱自己那块土地，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愿意离开它去，所谓“安土重迁”乃是农民所具有的典型性格。同时农民的思想意识，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之下，是向往于无剥削的葛天氏之民的生活的。

《西游记》中花果山的描写，就正近于那样一种生活，可是孙悟空却并不安于那种生活，他偏要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去寻求他的理想。孙悟空的离开花果山并不是由于兵燹灾荒或者其他不得已的情况，而是如《西游记》所叙述的，正在：

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

春采百花为饮食，夏寻诸果作生涯；秋收芋栗延时节，冬觅黄精度岁华。

所谓“享乐天真”，“喜宴之际”，放下了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却要漂洋过海走遍天涯，这是封建社会的农民的性格形象吗？这是符合于封建社会下农民的典型意识吗？然而这个远涉重洋却是美猴王成为孙悟空的重要情节，没有这个情节发展，也就没有了大闹天宫的下文，可是这个情节对于说明反映农民起义却是不利的，对于说明西天取经反而是有利的。因为孙悟空既能克服种种困难访道于三星洞，为什么不能经历

种种磨难取经于西天呢？这里有着性格上的一致性。可是西天取经却正是被认为与农民起义是不一致的，然则这带有一致性的孙悟空的性格，对于说明反映农民起义就显然是不利的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来分析大闹天宫本身的情节，这里我们先从大闹天宫的起因开始。那么大闹天宫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呢？莫非如历来农民起义的发生，是由于花果山的洞天福地变得民不聊生了吗？或是由于天宫对于花果山的猴子们强征徭役，重加赋税，以及有其他类似情况的压迫吗？可是这些在大闹天宫的前夕都找不到。大闹天宫的发生一共两次：第一次由于请孙悟空到天宫去，却给了他一个未入流的弼马温的官职，孙悟空发现玉帝如此看不起他，于是大闹了天宫，而且孙悟空从此终身恼恨听见弼马温三个字，这里应该说贯穿着有孙悟空的典型性格与思想意识，可是这是起义农民的性格形象与思想意识吗？然而这正是第一次大闹天宫的起因，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原因。第二次大闹天宫是由于孙悟空虽然做了齐天大圣，也有了齐天府，可是却没有请他赴蟠桃会，这样的事情跟农民起义就更难联系上了，可是这一次闹得却比上一次更凶。有人说官封弼马温以至于齐天大圣，都是统治者的怀柔政策，可是怀柔政策也是多种多样的，怎么一被怀柔就一定是农民起义呢？汉高祖曾经怀柔过韩信，韩信要做齐王汉高祖就封他做齐

王，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可是韩信能算是农民起义吗？然则两次大闹天宫的起因，与农民起义都是难得有把握能够联系得上的。

大闹天宫的战争场面乃是孙悟空与天兵天将们的对抗，这是被认为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可是在这个战争中，尽管天兵天将是那样多，而孙悟空却出色的是一个单干户。因为那些花果山的猴子们根本就到不了天宫，所以也根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可是我们几曾看见有农民起义战争是一个人单干的？这就更没有把握了。农民起义所依靠的力量是群众，所谓“登高一呼，揭竿而起”。而孙悟空所依靠的是他的七十二般变化与一根如意金箍棒，此外还有的就是一身毫毛会变成千百个小孙悟空。若说这千百个小孙悟空就算是代表起义的群众，那么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孙悟空也老带着这一身毫毛，而且随时可以变成千百个小孙悟空，也就无时不是在起义之中了，这说法也是没有人会同意的。

然则大闹天宫的情节，从起因到整个战斗的分析，哪一件可以让我们满有把握地认为它是反映了农民起义呢？

也许有人会这样想，既然中国曾经多次发生过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那么什么作品能拒绝受到它的影响呢？我想大概并没有什么作品会拒绝这种影响，而且影响如果不论大小，不论间接直接，那么也总是会

有的。可是一则影响并不等于反映，二则影响并不都是决定性的，例如著名的小说《金瓶梅》与《西游记》，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我们并不说《金瓶梅》是反映农民起义的，为什么同时代的《西游记》就非是不可呢？这里我们所真正需要的不是笼统的概念，而是具体情节的分析。现在就要接触到另外一个有兴趣的问题，那就是所谓“反了”。

二 说“反了”

原来《西游记》第四回里有这样的话：

新任弼马温孙悟空，因嫌官小，昨日反下天宫去了。

第五回上又有这样的标题：“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可见大闹天宫确实是“反了”，这也许正是那满有把握的最后理由，可是这也仍然是没有把握的；因为仅仅是“反了”也还不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这里我们不妨先从小说说起，例如《水浒传》里有宋江吟反诗，这是“反了”，《封神演义》里就又有苏护吟反诗，这又是“反了”，同是吟反诗，同是“反了”，能说都是农民起义吗？至于历史上的“反了”，则更是不胜枚举，例如

《左传·庄公八年》：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

结果杀了齐襄公。这是由于戍边日子久了而“反了”的。《左传·襄公十四年》：

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圃；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

结果孙文子作乱，卫献公奔齐。这是由于国王召宴，到时候又不给饭吃，并且简慢无礼而“反了”的。襄公二十五年：

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户出。公拊盈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坠，遂弑之。

这是由于国王荒唐的黄色事件而“反了”的，至如之后秦的嫪毐作乱，是由于和皇太后私通而公然“反了”，当然是不足为训的。而《史记·廉颇列传》：

赵廉颇伐魏之繁阳，拔之。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

廉颇由于赵王对于他的不够重视而大怒，他拒抗赵王之命，把派来接替他的乐乘打得抱头鼠窜，然后反出赵国去了。这“反了”与孙悟空的“反了”，其神态间，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姑且不多说。反正信手拈来历史上就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反了”。我们能一见“反了”就把它们都贴上农民起义的标签吗？

所以一个笼笼统统的“反了”，并不能就代替大闹天宫具体情节的具体的分析，可是我们偏偏就是在分析上找不到农民起义，我们所有的往往只是一些教条的概念，却作出非常坚决的结论；我们有把握的到底是什么呢？

三 “可能”与“不可能”

现在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上去，究竟“没有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规模巨大，以至使得封建统治不